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實踐獎

2019 年 11 月

## 菲律賓組織參訪和大學交流

社會四 董瑞欣

### 摘要

透過十天與菲律賓非政府組織 UPLIFT 和 ENFANCE 在菲律賓馬尼拉都會區貧民社區的踏查，並且與菲律賓綜合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學生交流，嘗試更多的了解菲律賓社會的現況。透過參與及觀察了解到組織透過微型存款計劃協助都市貧民社區居民解決存款需求，並且依據地區的性別勞動分工現況，設計具性別意識的工作坊以賦權女性。此外，菲律賓都市貧民社區的環境在健康衛生上也需更多的關注和看見。而與菲律賓綜合科大社會系學生交流，又加上與菲律賓農工聯盟接觸後，對於菲律賓土地迫遷議題和毒品戰爭現況也有更多認識。短短十天的踏查，讓筆者對菲律賓社會脈動有更多的認識，也期望未來有機會能以更有系統性地去將所觀察到的現象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董瑞欣（2019）菲律賓組織參訪和大學交流。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社會實踐獎報告》。

## 一、實踐動機

大約自高中開始關注移工議題，因此大學期間透過移工寶寶議題公民行動競賽、移工庇護中心暑期實習、移民工文學獎青少年評審、移工參與式預算桌長以及移工中文課程講師等的投入和參與，有機以更多了解移工在臺灣的現況，也因此從中結識了許多菲律賓朋友，從他們的故事和經歷當中燃起對菲律賓社會現況的好奇，因此萌生到菲律賓進行短期踏查的想法。

## 二、實踐方法

在學期結束前，兩年前曾經接觸過的組織 ENFANCE 成員正好邀請我到菲律賓進行組織參訪和交流，嘗試去了解當地貧民社區現況以及相關的組織工作，因此安排了十天的行程。同時，因為該組織與菲律賓綜合科技大學（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UP）<sup>1</sup>社會學系的合作關係，於是也透過這次機會至該系分享移工議題，並且與該系學生交流了解菲律賓社會現況。

## 三、組織介紹

ENFANCE 自今年開始與另一組織 UPLiFT 合作，因此在十天的參訪過程也與 UPLiFT 組織成員有所交流，並且主要的組織工作參與是以兩組織合作的微型金融計劃，因此以下將概略介紹此兩個組織：

### （一）UPLiFT Philippines Microfinance.Inc

UPLiFT 全名 Urban Program for Livelihood Finance and Training，於 1993 年由法國組織協助設立，主要在馬尼拉及其他省份的都市貧民社區協助居民的財務需求和提供社會支持，幫助他們面對貧窮及得以自立。目前，UPLiFT 的組織

---

<sup>1</sup> 以下簡稱 PUP

工作以微型貸款、微型存款、緊急健康照護計畫及微型保險，UPLiFT 也透過工作坊及課程來賦權都市貧民社區居民關於創業、自我認識、家庭照顧和社區相關等意識，並且也提供貧民社區的青年學子獎學金。

## （二）ENFANCE Foundation Inc

ENFANCE 於 2003 年由法國組織協助設立，主要在協助馬尼拉貧困的家庭取得社會和經濟上的協助。過往以家庭發展計畫為主，透過家訪來搜集個家庭狀況資料，並且進一步透過各方面的諮詢課程，例如健康、法律、家庭及婚姻等。

## 四、心得與觀察

### （一）微型金融服務（Micro finance Service）

有鑒於馬尼拉貧民社區居民無法負擔銀行貸款的利息，以及因為無法符合銀行第一次存款的額度限制而無法享有的基本權益，UPLiFT 與 ENFANCE 因此設計微型金融計畫，透過負責人員每週固定至不同社區，定點搜集和發放居民的存款及貸款。在為期十天的旅程，我主要是與負責人員到 Baseco 及 Parangay 兩個地區的貧民社區進行 Piso-pisong Ipon（PPI）微型存款計畫，透過最低存款額度以為 1 披索的存款方式，以解決弱勢家庭無法負擔一般銀行存款 2000-3000 披索（約為 1400 至 2100 台幣）的第一次存款額度限制。計畫的進行除了借用社區、教會空間作為定點等待居民來主動存款，也透過社區較活躍的居民的自願參與，可以更有效地協助、觸及更多有存款需求的居民進行存款，從而在社區建立服務網絡。而每日來進行存款的人數約為 70 至 80 人。此外也藉此機會在貧民社區進行健康宣導和促進活動。

針對微型存款的做法，過往曾有批判是將貧窮化約為單純的金錢問題，此種以貨幣為中心的做法也未真正解決使貧窮衍生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就業機會缺乏、薪資低及教育不平等等。此外，方昱（2010）透過對Zelizer《金錢的社會意義》的整理，認為這是一種專業者身份，視「錢」為治療工具，對窮人經濟規範，甚至進行經濟控制的模式。然而，我認為在此組織的做法當中，除進行微型存款計劃之外，也積極透過培力工作坊、課程和活動等來對居民達到更多的輔助，而不單只將貧窮聚焦在「貨幣」的因素之上，也嘗試透過這些以弭平居民在健康福祉的不平等狀況，當然，在制度無法配合的情況下成效有限，然而我認為以非政府組織角色來看，這樣協助社區的方式仍舊有嘗試在達成結構性的消弭貧窮及其影響。

## （二）都市貧民社區

在社區進行存款服務時，我也觀察了社區的生活環境，發現 Baseco 和 Parangay 的各個社區因地理位置不同，在環境上雖有差異，然能發現皆有排水系統缺乏或損毀的問題，因此在雨季時常有淹水的情形，情況嚴重甚至是到一個成人的大腿部的情形；此外，居住空間擁擠，以及與貓狗同住的情況普遍，衛生環境欠佳。其中 Baseco 的社區就位在由垃圾堆積的小丘旁，詢問當地居民發現原因在於垃圾小丘是這個社區賴以為生的重要場址，以男性為主的居民白天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垃圾堆中進行分類的工作，並同時尋找可變賣的物品，可見垃圾場對該社區既是經濟命脈，同時又是影響健康環境的根源。

而我也發現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在這些社區女性仍舊被視為家管的角色，也因此來進行微型存款的多為女性，從而展現出在家管理男性賺取的金錢被視為女性的職責，而男性則是在外以建築工作、三輪車及貨運工人等的現象。然而，我也發現女性在此種性別角色的限制中，仍舊展現了自身的能動性，她們

透過類似台灣雜貨店的 sari-sari 店的經營，在家中門口裝置鐵窗販賣生活用品、零食及飲料，或是在家中與自身的女兒或姪女們進行各樣代工來賺取收入。有鑒於此，組織透過 Sari-Sari Store Training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STAR)計畫，舉辦了僅限女性參與的「企業家精神培育工作坊」，讓這些自營 sari-sari 店的女性透過參與商業培訓包裝的工作坊，以傳達性別平等的意識及相關資訊，內容包含家暴、性騷擾及性別刻板印象等。然而，我也進一步在思考如此的做法是否更加深了性別角色和勞動的區隔，使得經營 sari sari 店與女性之間的關聯被更強化，反而加深性別的刻板印象。此外，在工作坊的培力過後，如何協助度過因性別意識掀起而造成的家庭風暴問題，也是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 （三）毒品戰爭（drug war）

這趟在菲律賓的旅途，有機會與 PUP 大學生進行交流，因此有得以更多的了解由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2016 年開始推動的反毒政策「毒品戰爭」現況，以及從菲律賓學生對此政策的看法。

從學生的角度和說法來談，毒品戰爭除了是為解決菲律賓毒品犯罪問題，也是一種政府用來打擊異己並提升政府支持度的手段，且賦予警察直接射殺毒品販賣和吸食嫌疑犯的手段也未達到毒品防制的根本性解決，反而是讓政府有機會將眼中的「問題」在這世上除去，並且進一步透過假資訊的散播來強化毒品戰爭對菲律賓社會帶來的助益，以掩蓋所濫殺的無辜。除此之外，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9 年所發佈的人權報告「殺人無數－菲律賓毒品戰爭：法外處決及人權侵害」指出菲律賓的反毒政策為法外私刑，所濫殺的無辜遠高於其所真正打擊的犯罪者，而賦予警察執法特權的現況也使得濫權情形產生，導致許多家庭的失散的同時，也讓這些家庭被污名化而在當地飽受歧視。

#### (四) 土地迫遷

除了毒品戰爭的討論外，因有機會到菲律賓土地迫遷議題運動組織農工聯盟（Unyon ng mga Manggagawa sa Agrikultura,UMA）（以下簡稱 UMA）拜訪，也與運動組織者和志工們進行討論，並且在後續與 PUP 大學社會系學生對此議題進行交流。

自馬可仕總統時期以來，菲律賓土地迫遷議題不斷發燒，主要發生在以農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省份，其中在民答那峨島和內格羅斯島這兩個地區，有多位農民、左翼維權人士（律師、牧師等）遭到警察及刺客暗殺。此外，民答那峨島的特殊性更在於該地居民以信奉伊斯蘭教的住民及信奉泛靈信仰的原住民為主，在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的菲律賓來說，對當地有某種程度的污名，使得該地的居民被描繪成反動份子，政府得以合理化其作為，甚至以戒嚴方式控制該地區，這一切為的都是跨國企業利益而做的濫殺無辜行動，且近一步將殺害居民、維權人士的行徑描繪成打擊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的愛國行動。然而這些跨國公司除了來自西方國家，也有不少是以中資組成。民答那峨島的農業土地迫遷問題也促使當地的孩童的學校被以反共之名炸毀，使得學童的學習權益受損。除了第一線的陳情抗議，UMA 也組織菲律賓的青年擔任教學志工，部分大學也將場地借用予組織已讓孩童從民答那峨遷居到馬尼拉就學，以幫助這些學童不因為家鄉的烽火而阻撓學習。

## 五、結語

我以了解菲律賓社會現況、移工為何遷移為出發點，想親眼、親耳去看見、聽見報導、報告書之外的移工家鄉現況，透過十天的旅程對貧民社區踏查、組織的參訪以及 PUP 社會系交流，對於菲律賓社會現況除有多一點的認識，也提起自己對於這些議題的好奇，也期待自己能更深地去探究這些現象的發生。然而，除上述觀察和心得之外，透過在 PUP 社會系的分享，我也發現政府將海外菲律賓移工形塑為「國家外匯英雄」形象，反而使這些移工在台灣的負面處境鮮少被國民看見。

我相信透過此趟組織參訪和大學交流是一個對他國社會更深度認識的開始，並且期望在未來有機會得以更完整的梳理菲律賓社會的脈絡，並有機會有系統地、帶有故事性地去向身邊的群體傳達我們身旁隨處可見的移工們的母國現象，藉以使更多人關注，也進一步去思想我們可以如何去支持和行動。

## 六、參考文獻

方昱（2010）齊美爾的玫瑰：貨幣、貧窮與社會工作。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二十二期，27-50 頁。

徐沛然（2018）社企是門好生意。時報出版。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9) They just kill: ongoing extra judicial executions and other vio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war on drugs, London.



圖：與 UPLiFT/ENFANCE 組織人員合影



圖：與菲律賓綜合科技大學社會系系學會代表合影